

專書導讀

課程研究

11 卷 1 期 2016 年 3 月 頁 137-142

## 芬蘭教育的變革：新制度論觀點的分析

李 崗



書 名：創新、人才、民主：朝向賦能福利國家（*Innovation, Human Capabilities, and Democracy: Towards an Enabling Welfare State*）

作 者：R. Miettinen

譯 者：陳佩英

出 版 社：高等教育出版公司

出版年月：2016 年 1 月

自從西元 2000 年起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, OECD）開始舉辦「國際學生評量計畫」（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, PISA），芬蘭學生的成績便引起全球關注，大家都想知道：這個人口不到臺灣四分之一的「小國」，為什麼可以獲得「世界第一」？曾志朗看見的是「閱讀文化的深度」，形成芬蘭人既遵傳統又重創新的教育風格；史亞睿認為天下雜誌記者的報導文章中，可以清楚洞察「國家因素」的重要性；李偉文則主張每個民眾都有責任督促各級政府，「把有限的能量放在最適當的地方」（引自蕭富元等，2008，頁 1-9）。陳之華（2008）透過自己的近身觀察，指出「沒有資優班」的教育體制，真正表現出對每個孩子的關懷、信任與尊重。黃春木深刻地剖析臺灣教改的癥結在於，教育哲學始終不是改革論辯的焦點，警覺地提問：「我們還要學芬蘭嗎？」同時明確指出「回歸教育的本質與本務」才是關鍵（引自 Sahlberg, 2013, pp. 28-34）。楊龍立（2015）也表示，20 年來臺灣的教育改革，創造出舉世少見的荒謬場景，尤其是任意抄襲國外觀念和作法，例如，有些人鼓吹芬蘭教育，卻忽略他們在小二升小三時就落實留級制度，我們的十二年國教是學生躺著上高中。那麼，芬蘭本國的教育學者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國家走了 30 年的教改之路呢？

赫爾辛基大學（University of Helsinki）的教授 Reijo Miettinen，相信「制度」乃是解釋國家創新力的關鍵，於是撰寫《創新、人類潛能與民主：朝向賦能福利國家》（*Innovation, Human Capabilities, and Democracy: Towards an Enabling Welfare State*），將制度視為一個「組織場域」（organizational field），而不只是一組「規則系統」（systems of rules），同時採取文化—歷史活動理論的觀點，分析制度內人類活動的異質性、多元分布的行動者、跨越邊界的縱向學習與橫向學習；透過跨領域的研究對話，能夠重新理解知識、能力、學習與制度等概念，進而釐清創新、福利以及制度變革的條件（Miettinen, 2013, p. 2, 4-5）。也就是說，Miettinen 採取的是新制度論的研究路線，將教育視為賦能福利國家的公共服務，企圖從政策發展與制度變革的兩大面向，剖析芬蘭模式如何回應全球知識經濟的挑戰。

首先，就國家政策的發展方向言，Miettinen 有著相當深刻的觀察，他認為 1990 年代芬蘭吸收 OECD 的「國家創新系統」（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, NIS）這個概念，自此以後便從過去強調平等和團結的福利國家，逐漸轉向為一個競爭國家。然而有趣的是，芬蘭政府的教育政策卻堅持抵抗新自由主義的國際潮流，拒絕用高風險的國家測驗來建立績效系統；為了維護教育平等的核心價值，官方不會公